

【一般论文】

Jesse Q. Sutanto 的 *Dial A for Aunties*
散居族裔文化传承研究

Diaspora Analysis in *Dial A for Aunties* novel by Jesse Q. Sutanto

萧翡斐¹、林芳洁² (印尼泗水彼得拉基督大学)

Olivia and Jessica Eliana Limantara
Petra Christian University, Surabaya, Indonesia
Email: olivia@petra.ac.id; a12190005@john.petra.ac.id

Published online: 26 APRIL 2024

To cite this article (APA): Olivia, & Limantara, J. E. (2024). Jesse Q. Sutanto 的 *Dial A for Aunties* 散居族裔文化传承研究: Diaspora Analysis in *Dial A for Aunties* novel by Jesse Q. Sutanto. *ERUDITE: Journal of Chinese Studies and Education*, 5(1), 36–67. <https://doi.org/10.37134/erudite.vol5.1.3.2024>

To link to this article: <https://doi.org/10.37134/erudite.vol5.1.3.2024>

摘要

《Dial A for Aunties》是一本英文喜剧小说，讲述了在美国生活的印尼华裔，小说充满了印尼华裔文化的特色。此研究探讨五个主角的散居族裔身份对传承华文文化的影响，尤其对家庭价值观和跨文化的语言交流方面；根据Clifford（1994）提出的的文化遗产理论主要强调了文化的动态性和变异性。该理论挑战了传统上静态和本质化的文化观点，认为文化并不是一成不变的，而是通过时间、空间和不同社会群体的交互作用而不断变化和再创造的。；而根据Cavalli-Sforza（1982）探讨了文化如何在不同世代之间传递和演变，并运用了数量分析的方法来研究这些过程。理论分析其文化遗产。研究结果得出的结论是虽然她们在美国生活了一段时间了，但她们还是离不开原籍国的身份，此外，他们的身份对他们养育下一代的影响非常大。

关键词：散居族裔、文化传承、散居特征、跨文化语言交流、家庭价值观、

¹ 印尼泗水彼得拉基督大学中文系讲师

² 印尼泗水彼得拉基督大学中文系毕业生

Abstract

Dial A for Aunties is an English comedy novel which narrates a story about Chinese-Indonesians characters living in America. This novel is rich with characteristics of Chinese- Indonesian's culture. This research discussed about how the five main characters' identity influence the pattern of cultural heritage, especially on family values aspect and intercultural language communication aspect, also discussed the diaspora form in the five main characters according to Clifford's theory, and methods of inheriting culture according to Cavalli-Sforza's theory. The result is, even though they lived in America for quite some time, they can't be separated with their identities and that their identities played a big role in their what they educate their descendants.

Keywords: Diaspora, Cultural heritage, Diaspora characteristics, Intercultural language communication, Family values, *Dial A for Aunties*

1. 研究背景

印尼华裔散居族裔出于各种原因移居美国。有些人起初只为了留学，毕业后却决定留下来，不想再回国了。其他人移居是为了获得更好的工作机会。虽然 Jesse Q. Sutanto 写的 *Dial A for Aunties* 这本小说的故事情节是纯属虚构，或多或少其灵感也是从作者的实际人生启发的，小说里讲述了在美国居住的印尼华裔后代所独特的身份。

这本小说的作者身份是印尼华裔，出生于印尼。小说里的故事背景设定在美国，也许因为作家本身曾居住在新加坡，而后又移居美国。可说小说故事跟作者本身所历经的人生息息相关，小说中的女主角 Meddelin Chan 的印尼语和普通话跟作者的语言能力也是一样说得马马虎虎，不那么流利。这种小说情节和其作者有相同背景和人生经历算是很少看见的。

这本小说的语言是英文，只在美国和英国出版而已。除了 Meddelin Chan 女主角之外、小说中的其他主角，如：母亲和阿姨们，都是在印尼出生的印尼华裔。通过这本小说，Jesse Q. Sutanto 不仅讲述了 Meddelin Chan 虚构故事，而且讲述了作者本人的人生和成长过程所遇到的难题。据说 Jesse Q. Sutanto 写这本小说的目的是写一封给所有移民历史悠久家庭情书。她希望使用几种语言混合的父母可以被理解为另一种父母对孩子的爱意，而不是什么耻辱的事情。

虽然 Jesse Q. Sutanto 算是新出名的作家，但她的作品得到读者的认可。2021年，Jesse Q. Sutanto 第一本小说 *The Obsession* 初次出版。不久，第二本小说又出版了，那就是 *Dial A for Auntie*。可以说，这本小说提高了她的知名度。出版后不久，多方争夺这本小说的改编权。Netflix 已经买了这本小说的版权，将改编成电影 (Kit, 2020)。目前还是在拍戏，发布日期未宣布。

Jesse Q. Sutanto 写作灵感大部分从自己的生活经验，因此故事中的角色对读者来说都是刻画成功，栩栩如生。她写这本小说的对象大部分都写给青年人，小说使用喜剧方式讲述严肃的话题或惊悚的故事。在小说中作家提出的主题是喜剧和亲情，都是从印尼华裔的角度来讲述的 (Book Series in Order)。 *Dial A for Aunties* 是在 2021年出版，目前还没有人对这本小说进行研究。这本小说从一出版到现在，足足一年多从各国的读者都得到了好评。在 Goodreads，它得了 3.72/5 的评分³。在 Amazon 得了 4.1/5 的评分⁴。

在小说里，其作者本身表示这本小说是写给家人的情书。很多读者在阅读这

³ <https://www.goodreads.com/en/book/show/53310061>

⁴ <https://www.amazon.com/Dial-Aunties-Jesse-Q-Sutanto/dp/0593336739>

本书时把以下的句子划重点。

Their grasp of the English language is not a reflection of their intelligence, but a reflection of the sacrifice that they have made for us.

(中文翻译)他们的英文能力并不代表他们的智商很低,反而反映出他们为孩子所做的一切。⁵

通过这本小说,她尊敬每个父母对孩子的爱,以及让儿女们感受到祖先曾经做过的付出和爱给下一代的人。

笔者选择这本关于在美国的印尼华裔散居的小说,是因为作家能以幽默而现实的方式讲述了印尼华裔散居的生活。作者写这本小说的目的是为了提供见解并减少人们对散居族裔的歧视,尤其是对印尼华裔散居的刻板印象。印尼华人在苏哈托时代经历了文化限制和种族歧视。在美国,印尼华裔因缺乏历史和文化知识而依然受到歧视 (Urban, 2013),而老一辈的也因为使用混合语言而被认为教育程度较低,因此也面对不少挫折。

对华人移居小说的研究之前已经有了,如: Rustono Farady Marta (2015) 在 *Identitas Tionghoa dalam Sastra Diaspora Indonesia Only A Girl karya Lian Gouw* 中讨论了小说中的主角移居研究。此研究结果发现其内容与在 1962 年移居美国的小说作家是线性关系。可说, Lian Gouw 以自己的经历得到灵感或依据写成小说。本研究将探讨小说中出现的移居现象及其对文化传承的影响,以及散居身份对小说角色家庭中华文化传承的影响。

2. 理论支持

2.1 散居定义

根据印尼语大词典,散居是指一种民族分散在世界各地的时期,例如,在 1949 年以色列国建立之前,该犹太民族没有国家 (Kamus Besar Bahasa Indonesia, n.d.)。 “Diaspora” 从词源学上最早可以追溯到古希腊语 “διασπορα”, 原意为 “在各地播撒种子”, 而后从中衍生出人口流散的意思。

根据 Clifford, 散居意味着在目的地国家拥有住所,在目的地国家拥有具有社区生活。因此,在散居中存在政治和身份斗争,这实际上将限制目的地国原籍国的旧习惯 (Clifford, 1994)。散居依附于那些认为自己拥有、支持并与祖传土地有着密切关系的人们活动。这种关系必须得到加强,以抵抗遗忘、同化和掠夺的

⁵ <https://www.amazon.com/Dial-Aunties-Jesse-Q-Sutanto/dp/0593336739>

过程。除此之外，Clifford 还表示，散居的经历总是与性别有关。散居的女性生活充满了痛苦和挣扎，甚至比男性痛苦还要多两倍。斗争包括流亡中的物质和精神上没有安全感、家庭和工作的需求，以及新旧父权制的要求。根据 Clifford 的说法，散居的女性“以复杂的战略步骤连接和断开，忘记和记忆。”

2.1.1 散居族裔特征

James Clifford 将散居描述为不仅是出国旅行的人，更重要的是，散居相互影响一个人的两个国家之间的身份。Clifford 提出的散居特征包括（1）分散的历史、（2）原籍国或传说的记忆、（3）在目的地国家的疏远、（4）返回家园的愿望、（5）对原籍国的支持、（6）优先考虑集体身份。需要注意的是没有任何族群可以符合所有列表的特征。在历史上，随着社会发展这些列表会改变 (Clifford, 1994)。

分散的历史意味着散居族裔不是现在住的国家的本地人。他们可能在目的地国出生，但是他们的祖先有移民的历史。第二，原籍国的记忆可以通过前辈传承，这些记忆可在他们的脑海里影响了他们的想法和生活方式。第三，他们在目的地国感到疏远，可能是因为感到不被接受，目的地国的人把散居族裔看成“永久的移民”。虽然他们的下一代已经在目的地国出生，但仍然不完全接受他们看成“本地人”。第四，散居族裔认为原籍国是真正的家，一有了合适的机会想要回家乡。第五，因为对原籍国的情感造成了想要支持原籍国并想要对原籍国有一定的贡献。第六，他们和拥有同样历史与身份的人创造了一个集体身份因为有种感觉他们理解散居族裔所经历过的事并与之相关 (Lehmann, 2012)。

2.1.2 印尼华裔历史动态

东南亚的华侨华人人口最多，来自闽粤（福建、广东）侨乡和五大方言群，移民历史最悠久，经济财力最雄厚。北美地区早期华人移民大部分都来源于广东省珠江三角洲地区，华人移民长期遭受政府种族主义极端歧视与排斥。吴小安（2014）表示北美华人经济与社会地位长期处于社会底层，被孤立、被排斥，最直接的结果和最经典形象是西方的唐人街与华人男性洗衣工。这与当下北美新移民高科技专业人士、高收入、国际化的背景迥然不同，构成了鲜明的对比。自八十年代开始，北美的华人分量日益加重，不仅成为新移民的重点输出地，而且是华侨华人最重要的、最先进的高科技人才宝库，成为中国新移民居留地首选地区，日益成为挑战东南亚华社传统重要地位地另外一极 (吴小安, 2014)。

纵观印尼历史，华人的身份一直在变。以前，它被认为是一个独立于大多数

印尼公民（当地人）的社区团体。“本地人”一词不适用于印尼公民，因为印尼由各种种族和语言组成。然而，所有“本地人”印尼部落，如爪哇人、安汶人、巴厘人或达雅克人都被认为是“本地人”的，他们统一使用一个术语“本地人”。

其实，印尼的华人也有不同的种族背景。印尼的大多数华人来自福建、客家、潮州和广东。这些族群中的每一个都有明显的语言、经济和文化差异。客家人迁移到东加里曼丹，福建人主要分布在爪哇和苏门答腊，潮州人居住在爪哇、苏门答腊和廖内群岛，而广东人则遍布整个群岛 (Turner, 2003)。

在荷兰殖民时期，荷兰政府实行分离政策，将人们分为三类：第一，欧洲群体，尤其是荷兰人；二、东方集团；第三，“本地人”（pribumi）社区，荷兰人这样做是为了将华人社区与“本地人”区分开来。（荷属东印度宪法，Indische Staatsregeling第163条）Setiono(2008)提出华人的居住地与其他民族隔离开来。除此之外，华人还被赋予了征税、贩卖鸦片和开设赌场的权利，这对当地社区非常不利。这些政策使中国人被认为具有更高的地位，并形成了对他们的刻板印象。印尼华裔公民在中国、荷兰和印尼之间的政治倾向也摇摆不定，这使得“本地人”公民经常将印尼华裔公民贴上殖民爪牙的标签，从而产生社会歧视问题。此外，印尼华裔在经济领域的能力越来越引起社会的嫉妒 (Chessiagi, 2017)。

苏哈托政府以国家稳定才是重中之重，毫不犹豫地采取强硬措施和严格控制。在新秩序，苏哈托进行同化政策。他认为这是一个解决华裔问题的办法。同化政策要求印尼华裔抛弃所有的原有身份。按照 Donal Horowitz，同化可以分成两种：inkorporasi 和 amalgamasi。Inkorporasi 指的是一个族群采取别的族群的身份。Amalgamasi 指的是两个或以上族群合在一起，造成一个新的更大的族群 (Suryadinata, 2003)。新秩序发生的是 inkorporasi同化，他们把华裔文化当成外国文化，并让华裔离开自己的文化。这反对了印尼的口号“Bhinneka Tunggal Ika”（多元化中的统一）。

为了实现印尼华裔的同化，政府创造一个组织叫“Lembaga Pembinaan Kesatuan Bangsa”，以 LPKB（Lembaga Pembinaan Kesatuan Bangsa）为代表的同化主义者希望印尼华人停止承认自己是中国人，开始接受当地土著民族的习俗。本来同化和政府并没有关系，但是新秩序认为同化概念值得成为解决印尼华裔问题的办法。苏哈托进行的同化政治让印尼华裔必须完全各个方面融入印尼文化。“这个政策的目的是减少华裔的特征，以便他们能够和‘本地人’同化” (Suryadinata, 1999)。

Sidang Umum IV MPRS 决定了一些同化的政策其中是表示同化是唯一一个

让华裔融入印尼文化的办法、敦促政府发布禁止外国学校并让政府管理地域文化的政策、中文的报纸出版变成政府的垄断。这个决定变成一个各种限制华裔文化的初始点：禁止中国学校、禁止中文报纸出版、禁止华人的政治组织、必须改名字的政策和关于国籍的问题 (Chessiagi, 2017)。

1998年5月13日至15日，发生了黑色五月暴动。在这次暴动中，许多印尼华裔的商店和房屋被掠夺、损坏、烧毁和抢劫。印尼华裔人民也是酷刑、强奸和谋杀的受害者。大多数有钱的印尼华裔选择移居国外以避免更残酷的迫害。目的国家之一是美国。大多数印尼华裔都集中在加利福尼亚州洛杉矶市。

“永久是移民”（不被接受）的概念不仅在印尼存在，而在美国依然还在。在洛杉矶，种族主义并不少见，但往往被忽视。印尼华裔不断受到迫害，许多印尼华人来到美国寻求庇护，开始过着新的生活。由于美国政府不承认印尼华人寻求庇护者为难民，因此几乎没有对他们的帮助或关心。因此，缺乏政府的关注导致媒体、教育机构和公众的缺乏关注。

印尼华裔继续被排斥在印尼和美国的社区之外。“中华文化特征”的概念及其对中国人的意义在海外华人中各不相同。受环境和历史的影响，住在印尼的印尼华裔和住在美国的印尼华裔就是中华文化特征概念如何在特定群体内自行发展的例子。

2.1.3 华裔散居身份认同

根据 William Safran (1991)，“散居意识是存在条件的智能化”，存在条件是通过一个人被连根拔起的家园的神话来理解和调和的存在条件。中国人的身份变得非常局限于起源于中国的事物，其中华人必须带有“真实”的印记才能被认可。

Chow (1991) 提出“大陆的中国人往往比来自台湾或香港的人更‘正宗’，因为他们已经‘西化’了。”对于华裔散居族裔，如土生华人或“华人”更加褪色和不真实的第二代华人，这个问题变得更加普遍。

马来西亚土生华人 Ruth Ho (1975) 在她的《On Learning Chinese》书表达了她对必须上华文课的抱怨。她透露，母亲鼓励她的孩子学习中文，因为她对他们不会很流利说中文感到内疚，而她的母亲也给他们灌输了他们应该以中国人的身份和学中文为荣。然而，华裔也被人描述为“一群受过英语教育但不懂自己语言的人”。她认为，这是非常不公平的。当德国、挪威或瑞典移民移居美国时，他们不会因为说英语而受到批评 (Ho, 1975)。这证明了用于保持白人文化“纯洁”的双重标准。散居族裔的概念成为防止非白人、非西方元素进入和污染西方文化。

华裔在中国内地和中国外地永远不会一样。这种经历因人而异，受世界各地华人后裔定居和形成新生活习惯的地方环境的影响。在*The Living Tree: The Changing Meaning of Being Chinese Today*一书中，杜维明透露，并非所有华裔散居族裔都会对中国文化感到舒心。对于出生在国外、不会说普通话或不墨守成规的少数民族来说，学习中文与中国文化可能是一个太大的心理负担。对这些人的而言，留在中国文化的范围之外是一个不错的选择 (Tu, 1994)。

东南亚的土生华人常被称为失去中华文化底蕴，融入当地人的华人后裔。根据 David Wu (1994) 的说法，“虽然‘原始’华人质疑土生华人声称即他们也是地道的华人时，但是土生华人自己对他们的华人身份充满信心。人们经常听到他们称自己为“我们是华人”。

Balibar (1991) 指出，属于一个种族会产生一种基于归化和虚构的亲属关系和血统概念的归属感。中华民族人认为，中华民族作为黄帝后裔的团结。“亲属神话”对散居海外的人的自我概念有显著影响，因为它为那些感到错位和背井离乡的人提供了解决方案，他们中的许多人在生活中都经历过这种情况 (Chow, 1993)。

Henry Tajfel (1982) 的社会认同理论认为，一个人的社会群体成员身份和群体类别是其自我概念的重要组成部分，认为个体会认识到他（她）属于特定的社会群体，同时也认识到作为群体成员带给他的情感和价值意义。社会认同的心理机制被分为社会类化、社会比较和积极区分三个过程。社会类化指将对象、事件和人进行归类，找出内群体和外群体的相异；社会比较将自己所在群体和其他群体在层级上进行横向比较；积极区分是在比较的基础上找到自己群体的优势，然后与其他群体进行主动区分，从而提升自身水平。

华人华侨作为一个群体，内部信息流动的方式属于典型的群体转播，即群体进行的非制度化的、非中心化、缺乏管理主体的转播行为。它区别于大众转播专业性、组织性的信息组织形式，更多体现的是所有群体成员在转播过程的作用。典型的群体转播中，群体成员会秉持某一共同的“群体意识”，包括群体感情、归属意识、群体目标和亲体规范。群体意识是群体转播作用下的结果，一旦形成就会对群体成员的个人态度和行为产生制约作用 (陈力丹, 2016)。

研究者认为，华人华侨希望始终与祖国保持绵延不断的关系，会乐于接受与中国传统文化相关的转播，成为其主要受众群体 (李旻, 2015; 李 & 王, 2019)。按照李沁和王雨馨 (2019) 的研究，相对中国内人群，华人华侨获取中华文化信息的行为更具主动性。海外主流社会关注的议题和信息很少会以中国为核心，对中国文化的关注也相对较少。华人华侨很难依靠当地主流社会及主流媒体获得及

时、丰富的关于中国的信息。因此，他们要想获取中国相关信息，需要积极主动去获取(李 & 王, 2019)。

经过很长一段时间后返回家园的散居族裔常常会感到困惑，因为他们离开的地方已经不一样了。他们离开的地方也像他们一样移动了。记忆与历史的分离，让许多散居海外的人感到茫然，仿佛他们不得不在自己的国家成为陌生人。通过迁移，他们离开了自己国家的发展。不仅是过去，现在和未来也不再具有连续感，他们也会走不一样的路，仿佛散居族裔踏入了另一条历史线。

*Cartographies of Diaspora: Contesting Identities*一书指出，“家”和“归属感”可以成为散居族裔状况必不可少的一部分，但问题是如何、何时以及以何种形式出现的，或者如何讨论这些问题，对于特定散居的族裔历史来说是非常具体的(布拉, 1996)。大多数移居国外的印度尼西亚人都是自称“华人”的人，他们经常以此为理由移居(Ang, 2005)。1965年，六名将军被杀，苏加诺总统被推翻。学校关闭，印尼盾贬值。公众的愤怒最终以至少50万人在骚乱和针对共产党人或疑似肇事者的大规模袭击中丧生而告终。1997年，印尼又经历了经济危机。印尼盾又贬值，许多人失去了工作，随后爆发了针对华人商店的骚乱，这些华人商店被指责为基本商品价格上涨的罪魁祸首。这场骚乱以苏哈托倒台而告终，数百人成为受害者。数百名受惊的华人选择离开印尼。Ang在她的书中说，这件事让她不了解如何把她曾经称之为“家”的地方关涉起来。如果Ang留下来，她的华人身份将阻止她将印度尼西亚视为一个舒适的“家”(Thung, 1998)。

因此，自称为印尼华人的人表现出不确定如何认同自己的身份。“华裔散居”的影子永远无法圆满解决“家”的问题(Ang, 2005)。

2.2 印尼华裔的文化遗产原则

根据Cavalli-Sforza和Feldman在Adhiputra(2013)中表示传承有三种方法，即垂直传承、横向传承和倾斜传承。垂直传承是父母对子孙价值观的一种传承形式。通过这种方式，文化遗产与生物传承没有界限，因此很难区分，因为人们通常会向任何对自己的观念负责的人学习。横向继承是在一个人从出生到成年的发展环境中从同龄人传承的一种方法。倾斜传承是一种从其他成年人和制度(正规和非正式)传承的方法。

2.3 华裔教育

“虎妈”式教育方式的形成与第一代移民接受的传统文化熏陶有关。”华人在海外对于子女的教育向来很重视。中国欧美同学会加拿大分会会长闫长明在接

受人民日报采访时表示，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的传统观念被第一代华人移民带到海外，他们深信在异国他乡。只有学习才能保证一代代华人成长和提升。

第一代移民中，往往保留了传统中国社会的“父子”之间的等级结构。传统的“父父子子”观念使得在中国家庭中，父母权威绝对高于子女，他们往往包办了子女教育，这与西方国家倡导的自由式教育理念完全不同。而当前，这些观念伴随着移民二代的角色转化正在发生改编，移民二代在反思中逐步转变传统教育理念，拥抱当地主流教育方式。

第二代移民成长在国外会更多地对“虎妈”式地教育方式进行反思。一方面，他们不想采取西方自由的教育方式；一方面时代不同了，生活以不再像父辈那样辛苦，在实现了最基本的生理和安全需要之后，他们会更多地考虑如何去实现自己的认识价值以及如何更好地融入西方主流社会(杨, 王, & 吴, 2018)。

2.3.1 美国华侨华人与中国传统文化价值观的传播

中国文化的核心是中华文化价值观及中华文化精神，这些价值观和文化精神体现在华侨华人的日常行为和各种活动上。以硅谷华侨华人为例，他们虽然接受西方文化的影响，并受到崇尚自由、个性、竞争的美国文化的熏陶，但是他们还保留中国传统文化。比如，勤奋、刻苦、诚实、踏实、内敛、谦逊、爱国等中国传统文化里所提倡的人格品质。(陈奕平, 2011)

华文学校是华人在美国推广中华文化的重要平台之一。在美国许多社区都有中文学校。20世纪90年代末美国共有634所中文学校，在校生约8.2万人；从1990到1995年，学习中文的学生增加了36%(陈奕平, 2011)。

2.3.2 华裔父母与孩子价值观不同：两代产生矛盾

美国临床心理咨询博士，曹君鸿，(Junhong Cao, Ph.D.)表示，孩子倾向于美国文化，因为他们读书、工作、交友都是美国人，比较喜欢美国文化中所强调对个体的尊重(中国侨王, 2021)。

矛盾产生的原因之一是“父母对孩子期望值过高”。华人父母希望能够上有名学校，将来成为成功的认识，例如：医生、律师、工程师等。而孩子的兴趣不在这些地方，不接受父母对他们的目标，也不考虑未来的收入和地位。孩子的选择往往更注重个人兴趣。

一位耶鲁大学法学院毕业的华裔说，华人父母比较重视努力工作，因为给孩子的周末安排得很满。孩子觉得已经学习了五天，周末应该休息。但父母却认为要一直努力。因此，父母与子女之间容易产生矛盾。

曹君鸿说父母很少表达对子女的感情，他们表达关心的方式主要是批评。这样的教育方式容易激化与子女的矛盾。孩子拿到不好的成绩就挨批。“孩子就会认为，父母不是真正地爱我。他们爱我是有条件地，就是孩子要达到父母的要求才行(中国侨王, 2021)。”

2.3.3 华裔对面子和礼貌的观念

在《论面子功夫》中，美国社会语言学家 Erving Goffman 从社会学角度系统分析了“面子”概念。面子概念即代表个人行为符合特定社会规范，所获得的社会支持 (Goffman, 2016)。Brown 和 Levinson 在 Sadeghohli 和 Niroomand (2016) 拓展了 Goffman 的定义，称面子为“每一个社会成员意欲为自己树立的一种公众我形象，通过 与他人的交际，这种形象可以被损害，保持或增强。”面子分成两种：积极面子和消极面子。积极面子是希望个人正面的自我形象或个性收到别人的赞同、喜爱，这就意味着积极面子得到了维护。消极面子则是不愿受制于别人，保存自我行为和选择自由，不受别人的干涉和阻挠 (Sadeghohli & Niroomand, 2016)。

在交际当中主要体现为向对方表示关注并同意对方的意见，与对方达成共识，或者 对方的观点表示赞许。消极面子则指向交际者的个性，它强调个人权利，在交际中维护自身独立性的同时，表示对对方独立需求的尊重，这种消极面子不完全为群体束缚 (鲁玲萍, 2022)。

2.3.4 餐桌礼仪

每个国家有不同的吃相文化。中国看人重集体主义 (collectivism)，所以喜欢华人喜欢围坐在餐桌旁边一起吃饭。主人平常端来饮食给客人。但西方比较看重个人主义，所以个人吃各自的饭菜。

按照中国文化，吃饭时，在餐桌的人平常互相交流，显得很热闹。反而，西方人只会和旁边的人说话，避免大声说话。华人用的餐具包括筷子、勺子、碗和盘子，最常用筷子和勺子吃饭。西方人的餐具包括叉子、刀子、勺子、碗和盘子，最常用刀子和叉子吃饭，还有特定的汤勺子 (Yang, 2018)。

开动之前，后辈会邀请长辈一起用餐。用餐时，他们最好先拿离他们最近的食物，也不能用筷子翻动食物，它被认为既粗鲁又不卫生。他们常常夹菜给彼此的碗，表现爱护和关心。吃晚饭，把筷子放在碗的旁边，不是在碗的上面 (Loh, 2016)。

2.4 华人对于孩子性别偏好

中国古代思想中的性别跟他们的宇宙观有关。中国人的宇宙观是“阴阳”和谐。“阳”是代表力量、活力、日光、热力、太阳和男方。“阴”代表被动、寒冷、黑夜、月亮和北方，都是女人基本的特质。按照“阴阳”观念，可以看出男人和女人的分别。虽然如此，“阴阳”的差别会维持大自然和人的和谐相处 (Lasiyo, 1995)。

Oentaryo 表示在华人的家庭中，儿子比女儿有更有利可图的位置，因为只有儿子可以延续父亲的姓氏。据说华人认为长子是父母老年时的依靠。父亲的商业将由长子继承 (Veronica & Christiana, 2013)。而女人只要结了婚生小孩，就在家干家务活，这种概念仍然还保存至今。

3. 研究方法

在本研究中，所使用的方法类型是一种定性方法，因为它讨论了散居的特征、散居的原因、散居族裔身份对 *Dial A for Aunties* 的主角色 Meddelin Chan 的文化传承的影响。笔者使用的研究类型是定性内容分析，即将文本或单词分类或过滤为代表各种特定内容的多个类别 (Ahmad, 2018)。定性内容分析倾向于根据源文件的语境和过程来呈现媒体信息，从而使得到的结果对媒体内容更加深入和细致，解释媒体内容与社会现实语境之间的关系。这是因为这种类型的定性内容分析研究将媒体信息视为代表人们生活范围内某些文化的符号 (Ida, 2004)。因此，该方法适用于笔者的研究，因为本研究对 *Dial A for Aunties* 中所写的散居现象有了更深刻的理解。这本书可以反映出在美国的印尼华人的真实情况和面临的问题。

资料收集步骤如下：

1. 确定样本，即来自 Jesse Q. Sutanto 的 *Dial A for Aunties*。
2. 确定包含印尼华裔散居特征的词/短语/句子/段落。笔者将资料录入表格中的引用和页面数据栏。
3. 确定包含印尼华裔散居传承文化的方法的词/短语/句子/段落。笔者将资料录入表格中的引用和页面数据栏。

资料收集了以后，资料分析步骤如下：

1. 将收集到的印尼华裔散居族裔特征料按照附录 4 中的散居特征表格进行归类。

2. 对收集到的印尼华裔散居传承文化方法资料进行分类, 并按照附录 5 中的散居族裔特征表格进行分类。
3. 描述已收集的散居族裔特征资料。
4. 描述已经收集到的造成印尼华裔散居族裔的特征的资料。
5. 描述已经收集到的造成印尼华裔散居的创城文化的方法的资料。
6. 从描述中得出结论。

4. 研究分析

4.1 身份认同

Meddelin 的外公、外婆来自中国。他们为了找更好的机会所以搬到了印尼。在印尼生了五个女儿, 第四个女儿就是 Meddelin 的母亲。大姨是最坚定, 大家都听她的。在婚礼策划师, 她负责做蛋糕。二姨最喜欢打太极拳, 着急的时候总是突然摆出太极姿势。在婚礼策划师, 她负责化妆和发型。母亲负责花束和插花, 她最喜欢中药, 她认为中药是最有效率的药。四姨负责娱乐, 她会唱歌、表演。四姨是姐妹中最现代的, 她的英文也是最好的。

这四个姐妹在印尼出生与长大, 在家习惯说印尼语和汉语, 还有一点点福建话。Meddelin 的爸爸来自香港, 但是他很早离去家人, 所以在家里谁也不会讲广东话。四个姐妹结婚后决定为了避免诅咒而搬到美国。那时, 母亲已 45 岁, Meddelin 才 18 岁。

因为四个姐妹在印尼长大, 她们还坚守中华文化。通过她们所用的语言和所做的事还所有的习惯, 可以看得出来她们不是完全适应西方文化, 却还实践很多属于中华文化的事。

在语言方面, 四个姐妹还常常跟彼此混着用印尼语和汉语, 只是对外人或孩子说英文, 她们的英文也不是很流利。说英文时, 读者会看到一些语法错误和错别字。

“Meddy, everything okay with camera, ya? You ready for big day?” (第19页)

“We are not going to police. No, I don't trust them. We don't know what they say. They might say she temperating the body—” (第65页)

她们四个人都认为汉语和印尼语非常重要。小时候, 妈妈让 Meddelin 上补习班学习汉语。长大后, Meddelin 还不会说流利的汉语, 妈妈表示遗憾和可惜。

遇到会说印尼语或汉语，她们四个人马上表现出喜欢和羡慕，还对 Meddelin 说她应该学学他们。她们还是希望 Meddelin 能够学好汉语。她们已离不开印尼语和汉语，这些语言成为了她们的身份。

除了语言，在家庭价值观方面，她们也还是保留华裔的观念。从 Meddelin 小，她们一直强调孝顺（第 20 页）、面子（第 56 页）。她们都一样认为后辈该听前辈的话，有客人来时，该好好端茶送饭。吃饭时，她们也还是选择中国饭馆和跟着中华的餐桌礼仪 喝中药，迷信。住在印尼很多年让她们性格已定形。但有些东西，她们受到了西方的影响。例如：她们本来都很相信迷信。她们相信家里男生离开她们的原因就是诅咒，后来她们却说这不是诅咒，而是“一家之福”（第 157）。她们更加开放，告诉女儿不需要结婚就可以生孩子。小说含蓄地议论女性主义。

孔子在《论语·季氏》说：“邦君之妻，君称之曰夫人；夫人自称曰小童。”句中的“小童”，郑玄诠释为“若云未成年人也”。国君的妻子须自称“小童”，表明这位女性虽贵为国君之妻、万民之母，甚至还能象邑姜那样立过殊功，但终其一生，也还是一个时时需要男性扶持照料的未成年人。颇讲究“正名”的孔子不仅赞同这种称谓，还将其极郑重地传授弟子门人。可见孔子对女性地位的不承认态度(董, 2020)。

小说里的角色虽然大大跟着儒教的概念，但在这一方面却反对并采取西方文化的概念。虽然四个前辈都是比较传统的华裔，但是她们从来没有相信“重男轻女”这概念，还富有表现力的对女主的骄傲。后来，Meddelin 带男朋友见长辈时，妈妈也说：“我很现代，我甚至不在乎你要不要结婚，只要你给我孙子孙女就行。”（第 246 页）。

因为她们在华文文化中成长，她们到了美国虽然会改变，但是她们的性格已经定形，很多传统和过去的刺激痕迹留在她们的意识里或潜意识里了，哪怕她们自己并没察觉到。她们或多或少地美国化了，但同时骨子里的中国文化的血液仍旧滚动着。

Meddelin 出生于印尼，18 岁的时候跟着妈妈搬到美国。她本来申请了八所在加利福尼亚州的大学和一个在纽约的常春藤盟校大学。虽然她被常春藤盟校大学录取了，但为了陪妈妈，她留在加利福尼亚。因为家里的诅咒，妈妈把所有的希望放在 Meddelin 身上。结果，Meddelin 变成一个不会做决定的孩子。从小到大，她一直听前辈的话，虽然有些不情愿，但最终她还是去做。例如，妈妈在 Meddelin 的相亲对象面前显得很谦虚，一直鼓励对方表现自己的优秀。Meddelin 其实反对这种交流方式因为显得“拍马屁”。虽然如此，也有一些习惯 Meddelin

不知不觉采取到自己的脑子。例如，她嘲笑前辈很迷信，但是 Meddelin 其实也很迷信，甚至她害怕谈恋爱因为相信家里被诅咒。另外，虽然有时会抱怨妈妈让她喝中药，但后来她总是认可它的效果。

“尽管如此，我还是喝了一口，花草茶就像仙丹一样，将甘甜的温暖传遍我的全身，一直传到我冰冷的手。我又喝了一口，然后又喝了一口，没过多久，我就喝完了整杯，感觉好多了。（第 55 页）

“不知道她在中药饮料加了什么，它确实能让我精神一点，又热又苦地滑进我的喉咙。”（第 82 页）

总的来说，虽然心里抱怨又不满意，Meddelin 还是很听话，做了前辈让她做的事。Meddelin 比前辈们也比较深入了解西方文化和西方人的思路。综上所述，前辈们传承华文文化的教育，女主通过环境和家庭受到两国的文化，造成新的生活观。前辈们也收到西方文化的影响，但没有女主的多。

3.2 文化传承

文化传承的方式本来有三种，不过小说里只出现两种文化传承的方式：垂直传承和倾斜传承。大部分是垂直传承，也许因为本书是属于家庭书籍。小说描写很多母女关系的情景。当妈妈和阿姨们不在场，Meddelin 也常常提起她们的教育方式。

“啊，孝顺，亚洲家庭教育的根本。从小，我就被教导要把我的长辈——也就是妈妈和阿姨们——排在第一位。这就是为什么在我这一代的七个孩子中，我是唯一一个参与家族企业的人，虽然我非常想离开。为了他们，我假装喜欢这一切，但它正在慢慢吞没我对摄影的热爱。几个月来，我一直在考虑离开我们家族企业，回到我对摄影的热爱——能够再慢慢来，尝试不同的镜头、灯光和角度，而不是急于拍照拍完同样的东西。但我也没办法向我的家人透露这些。”（第 19 页）

垂直的传承大部分影响了 Meddelin 的想法和做决定的考虑。因为垂直传承从小已经萌芽，而且在家里发生的。既然 Meddelin 从小就跟长辈一起住，导致她的想法很多由她母亲塑造出来的。所以不知不觉也会影响到 Meddelin 基本的生活观念。她如何对待别人，尤其是长辈，用什么语言交流，对爱情的看法，对工作和家庭的看法。

人的童年所经历的事情会影响到大脑结构的发育，为了他将来学习的态度打

好基础 是非常重要的的一件事、行为和健康奠定了基础 (NC Department of Health and Human Services)。Meddelin 从小到高中都跟妈妈一起住，上大学的时候她才有机会独自一个人住宿。在那个时候，读者可以看到她一直想要脱离妈妈的掌控，想要属于自己的人生。

Meddelin 知道在华人的家庭中，孝顺是最重要的。但她自己跟妈妈有不同的想法。虽然自己非常想要离开家族企业，她仍然不敢得罪妈妈。虽然小说里很少提到她的非华人的朋友和其他环境，但可说 Meddelin 想法是收到西方文化和西方教育的影响而有所改变，因为她是在美国长大和读书。

妈妈小时候告诉她的“诅咒”影响了她做决定的判断。这个“诅咒”教训她女生是长辈的依靠，女生不能离开家人。这个“诅咒”代表了迷信的华人家庭，也是父母对女儿的希望。那个诅咒是说家里的男生总有一天会抛弃家人，于是家里的女生只能靠彼此生活。与一般华人的生活观不同是小说里长辈偏偏不是最想要生儿子，却是希望生出女孩。在这里读者可以看得出 Meddelin 家庭的文化转变。一般来说，在华人家庭中，男生占了很重要的位置，但是 Meddelin 的长辈搬到了美国，认为男人不靠谱，改变了这种观念，女生未必依靠男生生活。

除了家庭和教育，小说里也描写了 Meddelin 的工作任务。这些都属于倾斜传承的方法。她是从别人或其他单位来认识华人的文化。虽然如此，她的工作也是和他的家人息息相关。毕竟 Meddelin 和长辈一起工作，她工作的地方算是一种机构。

她家的婚礼策划师的顾客有不少的是华人。从这些顾客，她学到了华人的做生意、取名字、办婚的习惯。

“这正是印尼华裔喜欢用名人或品牌名称或某种形式的拼写错误的名字，给孩子取西方名字。还有一个例子：Meddelin。我父母本来想要取玛德琳 (Madeleine)。在我的成长过程中，我的表兄弟们称我为 Meddlin' Meddelin (多管闲事的 Meddelin)，这就是为什么我从来没有多管闲事。其实，这也是因为我母亲和阿姨们对整个家庭来说已经足够多管闲事多了。” (第 16 页)

“在富裕的印尼华人社区中，父母们早就安排他们的儿女能嫁惑娶最富有的对象。考虑到 Sutopos 庞大的企业集团和房地产，Tom的确是一个很不错的选择，尽管他的性格令人厌恶。” (第 231 页)

在这里 Meddelin 发现自己取名字的来历是来自于父母的印尼华裔身份背

景。1996年，苏哈托总统颁布政府法规让印尼华裔取印尼名字。为了同化，很多中文名字都改称印尼名字，包括把本来的姓氏改成像印尼名字 (Heriyanto, 2020)。改革开放之后，教育、宗教和现代化都影响印尼华裔的名字。印尼华裔显示取西方名字的偏好。如今，很少看年轻人有“Budiman, Gunawan”等其他印尼传统名字。这是表示父母相信姓名和声望息息相关 (Subanti, 2021)。Meddelin 出生于印尼，本来没有打算搬到西方，所以父母取名字的方式收到了印尼华裔文化的影响。

3.3 散居族裔特征

散居族裔特征可以分成六种。在这本小说，笔者发现五个角色表现出三种散居形式：（1）分散的历史、（2）原籍国或传说的记忆、（6）优先考虑集体身份。

“我妈妈和阿姨们认为华人的诅咒不会跟着她们到西方，
所以她们结婚后，就搬到了加利福尼亚州的圣加布里埃
尔。”（第10页）

Meddelin 在印尼出生，她是第三代华人。她父亲来自中国香港。第一种散居（分散历史）出现当她们怀念她们之前在印尼的生活或者祖先的起源。在 26 页，Meddelin 怀念并告诉读者她的身份：半个福建人半个广东人。她们相信她们被诅咒。咒语说家里的男生一定会过世。他们以为诅咒不会跟着他们去西方。她们搬到美国的动机是希望诅咒会停下来。但是搬到美国之后，这个诅咒对她们来说却变得更严重。家里男生不会离世，而是离家出走抛弃家人。Meddelin 的大叔接着他爸爸，在夜深人静时一言不发而离开家了。

除了诅咒，读者可以看到她们的原籍国记忆通过女主怀念她爸爸或从为何她和 Nathan 会很容易相处。整本书里，Meddelin 很少怀念在印尼的生活，但她常常通过长辈的行为和工作，会经常提到印尼华裔的一些文化。在小说里可以看出她对现在住的地方，对美国还相当满意，适应得很好，通过她和前辈们的交流也可以意识到她有时候对中华文化的反抗，而没有对抗西方文化，所以她没有觉得需要联想自己与原籍国。

Meddelin 一家最主要的梦想就是避免诅咒。另外，她们也希望能够有更好的未来。我们可以从 Meddelin 的心里话和妈妈的建议看得出来。在第 210 到 211 页，Meddelin 怪自己因为没能像表兄弟们那样优秀，那显示出她对自己的未来的希望。因为家里情况不理想，长辈没有给 Meddelin 追自己梦想的机会。因为被男生抛弃，她们一直希望 Meddelin 能够独立，实现梦想并不是最重要的，而是

“现实”才是最重要的。

“不切实际——这一直是我的口头禅，从妈妈和我的阿姨们传下来的。“不要不切实际，”她们会说。她们一生都必须务实；没有梦想或理想主义的空间。看看四姨就知道了，妈妈会说。她一路追逐自己的梦想，从印尼一路追到洛杉矶，看看现在怎么样了。当你不切实际，当你让梦想控制你，就会发生这种情况。”（第 213 页）

他们的原籍国记忆也可以通过旧习惯分析出来的，大多数是来自印尼的习惯，也就是印尼华裔的习惯。小说里大部分谈论了如何对待客人，人与人的相处和吃相的文化。女主的妈妈特别喜欢“面子”这种观念。妈妈常常提到“丢面子”这个词，在日常生活中也实践这个观念。

妈妈挥手，说：“来，帮妈妈切芒果。如果我们没有提供任何食物，就非常不好意思。”“妈，你是真的吗？你现在还在乎有没有面子？我认为这已经不重要了吧。（第 56 页）

在局势岌岌可危的情况下，Meddelin的妈妈不是忙着准备处理尸体的计划，而还逼她切水果。这是因为她还是保持“面子”这个观念。虽然客人是自己的姐妹，但妈妈还是客气地对待她们。客气的行为也显示出在她们不愿意接受赞美的话，而且鼓励别人讲好自己，找出他们的优点并夸他们为了赢得他们的好一面。

“任何读到这个聊天记录的人都会认为我迫切希望得到 Jake 的认可，但我知道这是妈妈表示礼貌的方式。这就是她抚养我的方式，鼓励其他人讲好自己，然后从他们所说的话中找到好的东西并表示赞赏。我分不清这是中国的还是印度尼西亚的文化，但不管是什么，它对 Jake 起作用了。”（第 60 页）

可以看到 Meddelin 很了解西方人的思想，她可以分析出来这样的行为会被西方人意识到成“拍马屁”，但在华人文化中，这只是一种对待别人的好方式。她妈妈身为在印尼出生与长大的人并不懂得如何面对新认识的相亲对象。最后，因为文化和语言不同引起了她妈妈出丑了。

他们的原籍国记忆也可以通过和西方的文化差别。这个散居族裔特征最主要可以看出发生在 Meddelin 身上因为小说使用她的角度来讲故事。Meddelin 的

生活观可以在她和家人的互动分析出来的。长辈教的东西，她常常会提到，如果她想法不同，她也会给读者显示出来。这些生活观都是关于男女偏向、迷信文化、做决定的方式、独立生活和 对长辈的礼貌。这种性格特征使她与家人区分开来。妈妈和阿姨们是印尼华裔的代表，而 Meddelin 是西方人的代表。她在这两个身份困扰着，因为她不想让长辈失望而又想要 拥有自己的想法。

“当我这一代敢对父母顶嘴时，总是会发生这种情况。他们联合起来，把我们沦为发脾气孩子，驳斥我们的话，这样我们就赢不了。我想要疯狂地踢在地上尖叫，直到他们听到为止，但当然这只会证实他们的信念，即我不过是个傻孩子。”（第211页）

这里 Meddelin 表现出自己的委屈。一直觉得自己和长辈有冲突但是没有说出来。结果，在高潮的时候，她爆炸了，向长辈抱怨，也表现出对一些东方文化的不满。长辈还是混着使用印尼文、英文和中文，希望 Meddelin 会学好中文，因为她们觉得使用印尼文和中文说话更自在。

第六种散居族裔特征为优先考虑集体身份。长辈们都一直看重团队合作，四个姐妹都一起开个婚礼策划师，也希望 Meddelin 参加她们。当 Meddelin 出事时，她希望只有她妈妈知道，但是她妈妈偏偏把阿姨们教过来。她妈妈认为阿姨们也是内人，有什么事 就应该和她们商量。

“‘妈，我们不应该告诉所有人这件事！’
妈妈皱眉。‘不是所有人。只是你的阿姨们而已。’
‘那是所有人！’
‘Meddy,’ 她不同意，说：‘她们是家人。是不一样的。’
‘……这不是你应该跟所有人讲，就算他们是家人。’
‘这就是你应该跟家人讲的事，’妈妈说。”（第 56 页）

长辈们也认同和尊重自己所属的群体、文化和社会身份，愿意为其价值观和传统 保持和传承做出努力。例如，妈妈花钱为了让 Meddelin 学好中文。在各种情况下表现出，比较偏爱会说中文的人，包括女儿的对象。

“‘哇，她的印尼语和中文说得很好，’妈妈若有所思地说。
‘你的父母一定很骄傲。’她尖锐地看了我一眼。”（第 226 页）

因为这个诅咒，家里只剩下女性，所以她们不得不互相依靠。妈妈希望

Meddelin 永远不会离开家。当她表兄弟一个一个离开家去国外读书，Meddelin 的阿姨们会对她妈妈说：“女儿永远不会离开你。女儿真是福气啊。”（第 20 页）

在故事中，Meddelin 和阿姨们五个角色都表现出不同程度的原籍国的旧习惯。因为她妈妈和阿姨们都是第二代华人，在印尼出生与长大，而 Meddelin 在新加坡和美国长大。她英语最流利，不太会印尼语和中文。看小说的时候，读者会感觉到 Meddelin 和她家人的矛盾和摊牌是因为她们不同的生活观和生活方式。

阿姨们都羡慕 Meddelin 妈妈因为只有她生了女儿，她们都认为生女儿是一种幸福，所以 Meddelin 有很大的压力。她妈妈和阿姨们都认为女生需要互相依靠，因此 Meddelin 不敢说出自己离家出走的梦想。她害怕诅咒会发生在自己身上，她让自己相信她妈妈和阿姨们说的话。

“我不像我的表兄弟。我不像我的父亲和叔叔。我不能就这样抛弃家人。我没有傻到认为诅咒会跳过我。多年以后，我未来的丈夫离开了我，我剩下的只有妈妈和我的阿姨们。”（第 11 页）

3.4 家庭教育和价值观

中国古代文化和宗教信仰相关。一些迷信观念和习俗被视为传统文化的一部分，并代代相传。Meddelin 的妈妈和阿姨们都很迷信。她们从小跟 Meddelin 说她们一家人被诅咒了：所以男生一定会离开她们。她们从小就一直跟 Meddelin 说家的所有男生被诅咒，因此她们觉得女生比男生好，导致她们把所有的希望托给 Meddelin。前辈们希望她不会像家里男性一样离开她们，所以她们决定了她的每一步都是跟着前辈们，包括未来的工作。这是属于“虎妈”的教育方式。

“‘女儿永远不会离开你。女儿真是福气啊’二姨说。”
（第 10 页）

长辈的迷信观念影响到 Meddelin 长大后很怕谈恋爱。大学时，她找到了心上人叫 Nathan。当他想要更进一步交往，Meddelin 却拒绝，因为她不想要他变成像爸爸一样抛弃了她。这个观念让 Meddelin 相信女生都要互相依靠，不然的话她就是不孝顺的孩子。这影响到她做决定的能力。她什么都听长辈，虽然有时候会不赞同她们的看法，Meddelin 还是非常依赖长辈们做决定。

“我不像我的表兄弟。我不像我的父亲和叔叔。我不能就这样抛弃我的家人。我没有傻到认为诅咒会跳过我。多年

以后，我未来的丈夫离开了我，我剩下的只有妈妈和我的阿姨们。”（第 11 页）

Meddelin 因为所谓的诅咒一直以来都被困在一个地方。她害怕让妈妈失望。但是后来还是透露，她妈妈其实不相信这个诅咒，还批评女儿因为迷信而错过爱情。在这里看出来两个文化的混合。妈妈本来迷信，教孩子也迷信。后来搬到了美国就发现其实没有“诅咒”，只有“一家之福”。

“哎呀，我们一开始以为是诅咒，我们当然很难过我们的丈夫都离开了我们。但几年后我们才意识到，其实并不是诅咒，而是一家之福。因为你爸爸离开了我，我和你阿姨更亲近了。她们也变得更加亲近，因为她们没有丈夫，没有儿子。而你，他们视你为女儿。你很像你有四个母亲一起长大。这是一种幸福，Meddy。我们很幸运，我们有亲密的家人。”（第 158 页）

妈妈给的安慰和启示也提到了家人的重要性，特别是女生与女生之间的关系。没有丈夫，没有儿子并不是大事，只要家里的女生好好相处，团结在一起，那就是幸福了。读者也可以通过小说的角色看到女生的重要性。主角们都是女生，坏人大部分是男人。小说描写女生没有男生也可以好好的。

除了家里的诅咒，她们迷信的文化也可看在她们日常生活中。发现尸体之后，她们第一个反应就是担心自己会带给客户不好的运气，互相提醒什么东西不能做，什么东西会带来坏运气。

“明天是大婚礼的周末。如果我们现在靠近尸体，我们会把坏运气带到婚礼。我们会诅咒新郎和新娘一家人。”
（第 70 页）

对于饮食和吃相，东方和西方有很大的差别。西方人习惯一个人吃一盘菜，而东方文化习惯在圆桌和家人一起吃饭。每个人有自己的米饭，配菜在中间，谁都能够自己选自己拿菜。这个镜头发生在饭馆里。Meddelin 一家人虽然住在美国，吃饭时还选择中国餐厅并吃中国菜。

“‘多吃点，Meddy。明天要养好体力，’大姨用中文说，把两块红烧排骨扑通一声放在我的盘子里，而我则小心翼翼地把饺子放在其他人的盘子里，给他们倒茶。二姨把叉烧包一刀两断，分两份放在每人的盘子里。圆桌意味着每个人都能平等地拿到所有的菜，虽然如此还是要相互夹菜给其他人，如果没有互相夹菜，中国人的家庭聚餐还不算

完整的，因为相互夹菜为了表示爱意和尊重他人，也就是说我们需要尽量用最夸张的方式表达我们的热情。”（第13页）

家里来了客人，一定要提供给他们吃饭或一些点心。这表现出关心和礼貌。当 Meddelin妈妈发现女儿杀死她的相亲对象，妈妈还非得要切水果给姐妹们，怕丢面子。

“妈妈挥手，说：“来，帮妈妈切芒果。如果我们没有提供任何食物，就非常不好意思。”“妈，你是真的吗？你现在还在乎有没有面子？我认为这已经不重要了吧。”（第16页）

“‘中药是真药！’她开始了长篇大论，关于中医如何在医学上被证明是有效的，并且比西药好得多，等等。”（第57页）

除了饭菜的选择，Meddelin的长辈还是选传统的中药，并觉得中药比西药好得多。虽然每个华裔散居族裔对中药会有不同的看法，但是至少对它有所熟悉。不管他们相不相信，但华裔散居族裔可能有过尝试中药的经验，但这不代表他们完全拒绝西药。Meddelin对此没有表现任何看法，但她对中药也不太了解。后来她们也用了一种中药作为工具来解决问题。

这些顺便也教 Meddelin 如何和别人相处。不管是对自己的家人还是对客人，她们一定要表示尊重与以他们为主。虽然自己在不利的情况也要好好对待客人，不然会丢面子。在这里读者可以看到 Meddelin 不乐意地行为。她觉得还有其他更急的事，也就是说她反对妈妈的“面子”观念。

这个场景也显示出华裔的家庭价值观。可以看出，Meddelin 从小就受了妈妈的教育，如何对待前辈：听话、尊重并服务他们。除了前辈，对其他任何人也要友善、讨喜、客气、谦虚。妈妈假装当 Meddelin 找相亲对象时（第60页），她一直夸对方为了得到对方的好一面。Meddelin 知道后就大吃一惊并表示重重的反抗。

谦虚的行为可以在一个场景看得出来。Meddelin 说大姨太传统了因为她不愿意接受别人对她的赞美。中国人被夸的时候，第一个反应就是反对，因此有了话：“哪里哪里”表示否定对方对自己的赞美。若人直接接受别人的赞美，别人却会觉得自己很骄傲。

“大姨太传统了，不会在恭维时表现出高兴。她挥手拒绝我们的赞美，喃喃自语，“真的？这没什么。”但是她的

唇角只有最细微的微笑，这很明显表明她正在强忍笑容。”（第 79 页）

Meddelin 对这个习惯表示不同意。她用了“太传统”这个词来表示自己的不满。她觉得收到别人的赞美自然要接受。可以说因为她在美国上学，有了非华人的环境让她受到了西方文化的影响。这是和“面子”观念有关。这个观念在她们生活中占很重要的角色。

身为华人的散居族裔，她们搬到美国的动机当然不是为了找开心。散居族裔之所以离开家乡是因为想要得到更好的生活，所以在目的国家并不是可以所愿。她们必须适应

新的环境，并从零开始新的生意。对她们来说，生存是最重要的，并没有时间去设计自己的梦想。这个概念传承给 Meddelin 身上（第 213 页）。

这个概念限制 Meddelin 的梦想。她除了因为“诅咒”害怕谈恋爱，也因为前辈的压力不敢追逐自己的梦想。她自己也知道前辈是为了她好，但是她当然忧虑。她渴望着自由的生活。从小到大，都是妈妈帮她安排她所有的生活，她几乎没有机会学习自己喜欢的东西、做出自己的决定。所以，当她们处理尸体的计划几乎失败，影响到 Nathan 被警察抓住，Meddelin 崩溃了。

“‘我不需要你照顾我。我不是小孩了，妈妈。天哪，这一切都是负担！’ 他们被吓了一跳。这是她们最糟糕的噩梦，成为他们孩子的负担。 ‘Meddy，你怎么能这么说？’ 大姨用英语说，她的胸部起伏着。 ‘我们是一家人，我们一起工作，我们总是互相照顾。’ ‘是的，这正是问题所在。你们一直都在。我不知道没有你们的生活会是什么样子。我上大学的时候瞥见了，然后我搬回了家，我又回到了依旧的生活方式。如果没有你们捏我告诉我怎么做，我不知道我是谁。我甚至不知道我是否想成为婚礼摄影师，但我不能做我自己的事，我不能就这样放弃家族事业，因为你们总是说你们为我、为这个家族事业牺牲了多少，所以就是这样，牺牲的循环会一直持续下去。’ ”（第 210 页）

Meddelin 受不了了，最终反抗前辈们，说出自己一直以来不敢说的话。她把前辈们所提供的团聚看成负担。她提出的意见都以渴望独立、自由的生活为根，也就是西方文化的概念。但也有可能有一些代沟影响她们的生活观。前辈们体验到生活在他乡有多么辛苦，只能依靠彼此，Meddelin 在另一方面还年轻，没

体验过苦。但是这样的教育也让她没有安全感，没办法表达自己，觉得自己不独立，过于依靠妈妈（第 210-211 页）。

通过这种交流，前辈终于明白 Meddelin 的感情。当然前辈没有那么轻易放弃多年的信念。面对 Meddelin 的意见，她们一开始不相信并对女儿的情感不领情。她们把 Meddelin 的意见当成小孩子发脾气而已。但是其实通过合理的交流，她们能够解决问题。她们谈谈心之后，发现彼此的想法差别。Meddelin 没有怪妈妈，发现妈妈也当过年轻人，自然明白她对爱情的恐惧的感觉。妈妈还说：

“‘不要因为诅咒而错过爱情，你真傻。我以为你比谁更有教养。’笑声冒出来。我迷信的妈妈正在责备我相信诅咒。生活再奇怪不过了。”（第 158 页）

一开始她们以为的诅咒原来就是家庭的幸福。前辈们本来真的相信有这样的诅咒，但是后来觉得这个诅咒并不存在。换句话说，她们搬到了美国之后发现家里男生离家不是世界末日，她们还可以靠自己独立生活。在这里又可以看到主角的女性主义。

前辈们搬到美国之后的想法变化也可以在她们对结婚的观念看到的。妈妈还是急着抱孙子女，但并不在乎 Meddelin 要不要结婚。这表现出她们西方化的观念。东方文化还很在意名分。两人必须结婚才可以生孩子，不然会丢家族的面子。但是西方文化却不管这些事情。两人互相爱就足够了。妈妈对西方文化表示赞同的看法。

“我很现代，我甚至不在乎你要不要结婚，只要你给我孙子女就行。”（第 246 页）

Meddelin 不会说中文让她心里愧疚。妈妈已经付出这么多，搬到陌生的国家，但跟自己的女儿都不会说自己的母语。她心疼妈妈是她最大的学习汉语的动机。她自己并没有觉得汉语对她的身份认同很重要，所以和汉语没有很大的情感联系。

“尽管她的英语并不流利，但她改用英语这一事实在让我感到内疚。她为了我已经付出了那么多，但我连用她的母语和她交流都不会。”（第 51 页）

女主的家庭价值观受到长辈的影响。有时，读者也会意识到她的意见与中华文化相反。五个主角很迷信，因为害怕诅咒才错过爱情；把家人放在第一位，显示出中华文化集体主义的精神和孝顺的观念；餐桌礼仪和饮食习惯反映出中华文化；如何对待客人和保持礼貌。从这些方面可以看得出来她们的印尼华裔身份。女主的西方生活观可以在她和前辈们矛盾时看得出来。女主渴望着独立的生

活，觉得前辈们对她生活的照顾与指导是一种负担。她还觉得没有自己的身份，总是做妈妈希望她做的事情。女主对“面子”的概念也相当不同意。她觉得并不需要因为保护面子而牺牲更紧急的事情，也不需要为了给别人面子而把自己放在卑微的后天。可以看出她重视西方的个人主义。

3.5 跨文化语言交流

Meddelin的家庭都会混着使用印尼文、英文、普通话和闽南话。Meddelin大部分使用英文，她没有掌握好其他的语言。妈妈和阿姨们却最喜欢用印尼文和中文。如果她们在聊天，Meddelin会尽量试着慢慢了解她们说的话。但是有时候无论如何她没办法抓住妈妈和阿姨们说的话，到时候她们会换用英文来交流。

“我的汉语很糟糕，我的广东话根本不行。妈妈和阿姨们经常用汉语和印尼语跟我说话来帮助我提高我的语言能力，但后来就放弃了，改用英语，因为我只听懂了她们所说的大约 50%。”（第13页，第2段）

“无论我的家人说哪种语言，我都会用英语回复，因为二姨说过：听我挣扎着说印尼语或汉语会让她血压升高。（第13页，第6段）”

妈妈和阿姨们其实不太会说英文，但是她们会尽量说英文好让 Meddelin 明白她们的意思。这个“不流利”的语言能力，读者可以从她们说的话看得出来。作家故意地写语法有毛病的句子。她们也被描写为带很重口音的散居族裔。她们使用很多印尼文和普通话的感叹词，例如：“哎呀，为什么你跑出去？”（第51页）、“aduh, sayangku”（第52页）、“啊”等。Meddelin 在整个小说中却没使用过这些感叹词。

除了感叹词，她们还使用中文的成语与网络用语。例如：“我在这里买酱油的。”（第19页）意思是“路人”。这个话语翻译成英文并没有什么意义。既然小说里没有脚注，Meddelin 代表了读者问她们什么意思。如果你看懂印尼文和中文，小说里有很多词语你很快就可以明白。

Meddelin 小时候上过中文补习班，但是后来也忘记了很多词。她在学校没使用过中文，朋友们也都讲英文，连跟她的混血男朋友她也用英文。所以不管她们多常使用中文，Meddelin 也没什么大的进步。虽然几乎没有语言环境，Meddelin 的妈妈和阿姨们还是希望 Meddelin 学会普通话。

“二姨说：”还有他是台湾人，所以他的中文非常好。可能他可以帮你提高中文表达能力。你每次讲中文，哎呀，

让我头疼。”（第 22 页）

“妈妈叹气。‘我为了你能学会中文都花了很多钱，全部都白花了。’”（第 84 页）

Meddelin 不会说普通话这件事有时候让她错过一些消息，虽然无法完全听明白，但是多年听普通话和印尼话让她能够抓住一些关键词。Meddelin 面对的情况和经验跟很多印尼华裔很相似。大部分第三代以上的华裔失去了说汉语的能力，但还仍然被父母吩咐学习汉语。长辈还认为汉语带有自己的身份、文化，失去它等于失去了自己的身份。

“她讲话太快了，我听不懂，但我确定我听到了她最喜欢的汉语话说：‘丢脸’。”（第 14 页）

“热气腾腾的手推车由女服务员推着，不过如果你称她们为‘waitress’，她们不会为你停下来。一定要喊“阿姨！阿姨！”，走过路过时拼命挥手让他们停下来。”（第 12 页）

虽然 Meddelin 的语言能力有限，她知道在华人文化使用的社交暗示和适当的称呼。例如：Meddelin 在中国饭馆吃饭知道必须挥手喊着服务员“阿姨”（“auntie”）并不是叫他们“服务员”。

5. 结论

从 Clifford (1994) 提出的六种散居族裔特征，笔者发现小说里有三种散居族裔特征在五个主角身上：分散的历史、原籍国或传说的记忆、优先考虑集体身份。女主受到中华文化遗产通过垂直传承和倾斜传承。垂直传承都来自她的前辈，主要是妈妈和四个阿姨。另外女主通过工作环境和社会交往也接触到中华和印尼文化。虽然她周围环境肯定对她有很大的影响，但女主学校的情况和同龄朋友没有被提到，所以无法分析出来横向传承发生在女主身上。

女主的家庭价值观受到长辈的影响。前辈们按照中华文化来教育 Meddelin，但是后来可以慢慢意识到原来前辈们也受到西方文化的影响。在教育孩子的过程中，可以看到因为她知道并赞同西方文化，Meddelin 心里对一些中华观念有些不喜欢。虽然如此，她还是尽量把前辈们教训的做到。

在跨文化语言交流的方面，前辈们都常混着用印尼语、英语和汉语。女主在美国长大，觉得用印尼语和汉语表达自己有点难，所以前辈们不得不使用英语、印尼语和汉语的混合体。妈妈很希望女主会掌握好汉语，花很多的钱让女儿学会汉语。前辈们觉得汉语非常重要，在语言里包含自己的身份，所以对女主感到失

望，一直拿她和别的会说汉语的人做比较，希望有一天女主会付出一些努力学习汉语。

这本书在西方出版影响了它的呈现方式。在一个采访中，作家说她的第七本小说背景在印尼，但是代理人让她改成美国因为他们觉得“奇怪”。作家说：“我觉得，对于我们东南亚人来说，为了维持我们原有的身份，我们需要更加耐心更加努力 (Fauzia, 2021)。”

因为她们在中华文化中成长，她们教训孩子和传承给孩子的东西大部分都是按照中华文化。她们的散居族裔身份对文化传承有所影响，年纪越大影响就越小。四姨是四个姐妹中年纪最小，她的英文是最好的，也是最现代的。反过来，大姨年纪最大，她是最传统的。她们到了美国虽然会改变，但是她们的性格已经定形，很多传统和过去的刺激痕迹留在她们的意识里或潜意识里了。Meddelin 因为 18 岁时就搬到美国，她很快就适应美国的语言和文化。她的生活观接受西方文化的影响。虽然她没有讲出来，但心里反对了一些前辈们教训的中华文化。虽然如此，她还是一把所有教训的东西做完。综上所述，前辈们的散居族裔身份影响了传承华文文化的教育，但是文化传承从前辈到孩子是成功。

【征引文献】

- 国家卫生研究院 (National Health Research Institutes). (2013). 中国性别暴力和男性气质研究定量调查报告. *中国性别暴力和男性气质研究定量调查报告*, 17.
- 中华人民共和国常驻联合国日内瓦办事处和瑞士其他国际组织代表团. (2011). *中华人民共和国常驻联合国日内瓦办事处和瑞士其他国际组织代表团*. 检索来源: <https://web.archive.org/web/20111229231641/http://www.china-un.ch/eng/bjzl/t210715.htm>
- 中国侨王. (2021). *美华人父母与子女易因文化差异生矛盾 专家促多沟通*. 检索来源: <http://www.chinaqw.com/hqhr/2021/12-13/316506.shtml>
- 中国新闻网. (2007). *专家指“一孩半”政策有暗示作用 助长重男轻女*. 检索来源 <https://www.chinanews.com.cn/gn/news/2007/01-13/853727.shtml>
- 吴小安. (2014). *华社、侨情与侨联：新形势下中国华侨历史学会地机遇与挑战*. Dalam 吴小安, *亚太研究论丛*. 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
- 李沁 & 王雨馨. (2019). *对华人文化身份认同实践的反*. *当代传播*, 55-64.
- 李旻. (2015). *讲述我们的故事：欧洲华人媒体与塑造华人身份认同*. 北京: 北京外国语大学.
- 杨宁, 王晴, & 吴虚怀. (2018). *华裔教育方式有了新选择*. 检索来源: <http://edu.people.com.cn/n1/2018/0709/c1053-30134470.html>
- 洪清山, & 谢俏艺. (2014). *关于雅加达华人对“多子多福”观念的调查分析*. *Jurnal Bahasa dan Budaya China*.
- 董乃强. (2020). *孔子女性观的形成及其意义 – 董乃强*. 检索来源: <https://confucianism.org.my/articles-to-share/%E8%91%A3%E4%B9%83%E5%BC%B7/2812/>
- 陈力丹. (2016). *群体传播的心理机制*. *东南传播*.
- 陈奕平. (2011). *美国华侨华人与中国软实力*. 检索来源: <http://qwgzyj.gqb.gov.cn/158/1720.shtml>
- 鲁玲萍. (2022). *中西文化面子观的差异及影响*. 检索来源: <https://www.meizhang.com/wxlw/zxwhlw/647543.html>
- Academy for Cultural Diplomacy. (n. d.). *Chinese Diaspora Across the World: A General Overview*. <https://www.culturaldiplomacy.org/academy/index.php?chinese-diaspora>
- Adhiputra, A. N. (2013). *Konseling Lintas Budaya*. Yogyakarta: Graha Ilmu.

- Ahmad, J. (2018). *Desain Penelitian Analisis Isi (Content Analysis)*.
https://www.researchgate.net/profile/Jumal-Ahmad/publication/325965331_Desain_Penelitian_Analisis_Isi_Content_Analisis/links/5b305090a6fdcc8506cb8b21/Desain-Penelitian-Analisis-Isi-Content-Analysis.pdf
- Amazon. (n.d.). *Dial A for Aunties*. <https://www.amazon.com/Dial-Aunties-Jesse-Q-Sutanto/dp/0593336739>
- Ang, I. (2005). *On not speaking Chinese: Living between Asia and the West*. New York: Routledge.
- Balibar, E. (1991). *Race, Nation, Class: Ambiguous Identities*. London: Verso.
- Berger, P. L., & Luckmann, T. (1990). *Tafsir Sosial atas Kenyataan: Risalah tentang Sosiologi Pengetahuan*. Jakarta: LP3ES.
- Birrell, A. (1999). *Chinese Mythology: an Introduction*. Baltimore: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
- Book Series in Order*. (n.d.). *Jesse Q. Sutanto Books in Order*.
<https://www.bookseriesinorder.com/jesse-q-sutanto/>
- Brown, P., & Levinson, S. (1978). *Universals in language use: Politeness phenomena*. Cited in: P. Brown, & S. Levinson, *Questions and Politeness* (p. 56-289).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Cavalli-Sforza, L. L., & Feldman, M. W. (1981). *Cultural Transmission and Evolution: A Quantitative Approach*.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 Chao, F. Q., Zagheni, E., Guilmoto, C. Z., & Cook, A. R. (2019, May 14). Global prevalence and correlates of son preference: a country-level analysis. *Proceedings of the National Academy of Sciences of the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 .
- Chen, Y. C. (2011). *The Many Dimensions of Chinese Feminism*. New York: Palgrave Macmillan.
- Chessiagi, L. (2017). *Kehidupan Etnis Tionghoa Masa Pemerintahan Orde Baru Tahun 1966-1998*. Banten: University Pendidikan Indonesia.
- Chow, R. (1991). *Woman and Chinese Modernity*. Minneapolis: University of Minnesota Press.
- Chow, R. (1993). *Writing Diaspora: Tactics of Intervention in Contemporary Cultural Studies*. Bloomington: Indiana University Press.
- Clifford, J. (1994). Diasporas. *Cultural Anthropology*, 302-338.
- Davonar, A. (2013). *Kisah Hidup Queeny Chang Anak Tjong A Fie Orang Terkaya di Medan*. Jakarta: Gramedia Pustaka Utama.
- Ebrey, P. B. (1981). *Chinese Civilization and Society: A Sourcebook*. New York: Free Press.

- Fauzia, H. (2021, August 13). *Jesse Q. Sutanto Brings Local Story to the Netflix*. <https://thesmedia.id/posts/jesse-q-sutanto-brings-local-story-to-the-netflix>
- Goffman, E. (2016). *The Presentation of Self in Everyday Life*. Cited in: E. Goffman, *Social Theory Re-Wired* (p. 482-492). New York: Routledge.
- Good Reads. (n.d). *Dial A for Aunties*. <https://www.goodreads.com/en/book/show/53310061>
- Hall, S. (2015). Cultural Identity and Diaspora. Cited in: S. Hall, *Colonial Discourse and Post-colonial Theory* (p. 392-403). London: Routledge.
- Heriyanto, D. (2020, January 17). *What's in a name? Chinese-Indonesians have many stories*. <https://www.thejakartapost.com/news/2020/01/16/whats-in-a-name-chinese-indonesians-have-many-stories.html>
- Ho, R. (1975). *Rainbow Round My Shoulder*. Singapore: Eastern Universities Press.
- Hooks, B. (2014). *Feminism is for everybody: Passionate Politics (Second ed.)*. New York: Routledge.
- Ida, R. (2004). Ragam Penelitian Isi Media Kuantitatif dan Kualitatif. In B. B. (ed.), *Metodologi Penelitian Kualitatif: Aktualisasi Metodologis ke Arah Ragam Varian Kontemporer* (p. 144-152). Jakarta: PT Raja Grafindo Persada.
- Kit, B. (2020, June 18). *Nahnatchka Khan, Netflix Team for Romantic Comedy 'Dial A for Aunties' (Exclusive)*. <https://www.hollywoodreporter.com/movies/movie-news/nahnatchka-khan-netflix-team-romantic-comedy-dial-a-aunties-1298097/>
- Kuntjara, E. S. (2018). Surviving Chineseness in Chinese Indonesian Wedding . *Journal of Chinese Literature and Cultur*, 7-18.
- Lasiyo. (1995). Ajaran Konfusianisme, Tinjauan Sejarah dan Filsafat. Cited in: Lasiyo, *Konfusianisme di Indonesia: Pergulatan Mencari Jati Diri* (p. 78). Yogyakarta: Interfidei.
- Lehmann, S. (2012). Transnational Identities in Michael Ondaatje's Fiction. *Strangers, Migrants, Exiles*.
- Lie, A., Wijaya, J., & Kuntjara, E. (2018). Linguistic and Cultural Identity of Indonesian Americans in the United States. *Indonesian Journal of Applied Linguistics*, 198-207.
- Liu, L. H., Karl, R. E., & Ko, D. (2013). *The Birth of Chinese Feminism: Essential Texts in Transnational Theory*.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 Loh, P. D. (2016, March 13). *Family Etiquette Lives On at the Dinner Table*. https://www.chinadaily.com.cn/kindle/2016-03/13/content_23844789.htm
- Martha, I. S. (2020). *Diaspora dalam Novel Tanah Seberang Karya Kurnia Gusti Sawiji: Perspektif Kajian Budaya*. Surabaya: Universitas Surabaya.
- Martha, I. S. (2020). *Diaspora dalam Novel Tanah Seberang Karya Kurnia Gusti Sawiji: Perspektif Kajian Budaya*. *Jurnal Sapala, 2020-jurnalmahasiswa.unesa.ac.id..*

- Mulyana, D. (2006). *Komunikasi Antarbudaya: Panduan Berkomunikasi dengan Orang-orang Berbeda Budaya*. Bandung: Remaja Rosdakarya.
- NC Department of Health and Human Services. (n.d.). *Why Early Childhood Matters*. <https://www.ncdhhs.gov/about/department-initiatives/early-childhood/why-early-childhood-matters#:~:text=Early%20childhood%20experiences%20from%20birth,to%20become%20well%2Dfunctioning%20adults>.
- Nurasih, N. (2014). Proses Pewarisan Dalang Topeng Cirebon. *Jurnal Seni Makalangka*.
- Puspitasari, R. (2014). Multikulturalisme dalam IPS: Pengenalan Relasi Sosial Etnis Tionghoa dalam Integrasi Bangsa. *Jurnal Edueksos*.
- Sadeghoghli, H., & Niroomand, M. (2016). Theories on Politeness by Focusing on Brown and Levinson's Politeness Theory.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Educational Investigations*, 26-39.
- Safran, W. (1991). Diasporas in Modern Societies: Myths of Homeland and Return. *Diaspora: A Journal of Transnational Studies*, 83-99.
- Setiono, B. G. (2008). *Tionghoa dalam Pusaran Politik*. Jakarta: Trans Media.
- Sheffer, G. (1986). A New Field of Study: Modern Diasporas in International Politics. Dalam G. Sheffer, *Modern Diaspora in International Politics* (hal. 3). London: Croom Helm.
- Shen, Y. F. (2016, November). *The history of feminism and women's movements in China: an analysis of advocates, debates, and strategies*. <https://www.europe-solidaire.org/spip.php?article44432>
- Suantra, I. N., & Nurmawati, M. (2016). *Diaspora dan Kewarganegaraan*. Bali: Fakultas Hukum Universitas Udayana. https://simdos.unud.ac.id/uploads/file_pondidikan_dir/a4bbe3825ba97aa3d186c4efa0548207.pdf
- Subanti, G. (2021). A Pragmatic Study of Chinese Naming System in Indonesia: Facts, Internal and External Influences. *ELSA Journal*, 30-31.
- Suryadinata, L. (1999). *Etnis tionghoa dan pembangunan bangsa*. Jakarta: PT Pustaka LP3ES.
- Suryadinata, L. (2003). Kebijakan Negara Indonesia terhadap Etnik Tionghoa: dari asimilasi ke multikulturalisme? *Antropologi Indonesia*.
- Tajfel, H. (1982). Social psychology of intergroup relations. *Annual Review of Psychology*. 1982.33:1~39
- Thung, J. L. (1998). *Identities in Flux: Young Chinese in Jakarta*. Melbourne: La Trobe University.
- Tu, W. M. (1994). *The Living Tree: The Changing Meaning of Being Chinese Today*. CA: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Turner, S. (2003). Setting the Scene Speaking Out: Chinese Indonesians After Suharto. *Asian Ethnicity*, 337-352.

Urban, G. S. (2013). The Eternal Newcomer: Chinese Indonesian Identity from Indonesia to the United States. *LUX: A Journal of Transdisciplinary Writing and Research from Claremont Graduate University*, 19.

Wu, D. Y.-h. (1994). *The Construction of Chinese and Non-Chinese Identities*. Stanford, CA: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Yang, X. L. (2018). On Differences of Table Manners between China and West. *Journal of Education & Social Policy*, 145-148.